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五

天津徐世昌

漢宋之學例重師承全書於諸家授受源流已詳加紀述
矣其有潛修自得或師傅莫考或紹述無人各省中似此
者尙復不少今特別爲一類分省彙編凡著作宏富者擷
取菁華否則撮敘大略兼搜博采冀不沒其勛學之深心
焉述諸儒學案

諸儒學案一

劉先生芳喆

劉芳喆字宣人宛平人世居涿州順治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厯官國子監司業困事鐫級假歸築草亭於石橋村喜獎
進善類士論歸之康熙四十二年值聖祖南巡過涿州迎謁道

左蒙召對命復原官五十五年卒入祀鄉賢祠先生爲學一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必極其當著有庸語曰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已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慎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慎而不誠保無詳於小而畧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平乎誠則清爲真清慎爲真慎勤爲真勤念之在國不爲家營事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

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是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又著有拙翁集其家書三十首言生事死葬皆從至性中流出生平所稱許者新繁費燕峯密休寧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榮三人而已

參學案小識
畿輔通志

王先生植

王植字懷三號慙思深澤人少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爲諸生時受知於督學江陰楊文定公益博觀經史審擇先儒之說康熙辛丑成進士雍正初授廣東和平知縣歷平遠海豐擢羅定知州長於折獄所至多惠政持大體舉卓異又歷署欽州新會香山大吏特疏薦之奉旨引見會連丁父母憂服闋發往山東署

滋陽授霑化調郟城先後凡任三州九縣廉直守正如一日乾隆十四年以疾乞休年已六十八矣退居林下撰述不輟平生爲學體用兼備剖析朱陸異同以宋六子爲宗著有四書參註四卷濂關三書三卷正蒙初義十七卷道學淵源錄一卷讀史綱要一卷又精孳音韻著韻學五卷韻學臆說一卷又輯古事分四十門曰求仁主敬稽古訂訛論世經國審權正學崇識啟悟修辭審變致果弘謨救亂量入篤棐飭治貞守明義砥廉用諫愼獄敦厚裕量治家篤親愼交肅神應天辨妄任官足民恤荒因地詰戎制勝擇術樹型成教每門復各分子目凡一百四十有九名曰權衡一書共四十一卷蓋統修齊治平之要盡事理之變爲致用之術也晚年著皇極經世書解十四卷自謂於邵子之說能觀其通其詩文有崇德堂集八卷偶存草一卷又

有嘗試語自述閱歷所得生平治迹具見是書纂輯深澤縣志
定州志其所歷官和平羅定新會霑化郟城諸志皆修之子炯
貢生官邯鄲教諭能承其學

參文集及
諸書序

四書參註自序

聖賢之書聖賢精意所積也自漢以還經師遞相授受爲註爲
疏用力誠亦勞矣然於時性學未明所以闡明義理者往往獵
其膚末失其精微或彷彿影響之間言之不肖其情逮有宋大
儒輩出乃一舉而擴清之朱子遂有章句集註之作予謂不閱
註疏之說正不知朱註之精譬之畫工然魏何晏註論語而宋
邢昺疏之漢趙岐註孟子而宋孫奭疏之也如畫家寫眞雖形
貌衣冠已具而眉目手足尙蒙然而不清遑問其神與氣乎然
遙而望之猶是形也漢鄭康成之註大學中庸而唐孔穎達爲

之疏也則如繪樹寫山節節段段而爲之而本末不相聯條理不相續甚者一樹成而幾不知爲何木一峯就而幾不知爲何景求一形似猶難之惟紫陽成書而後其人乃如笑如語并其精神情性現於楮端非但頰上三毫而已其樹與山之向背陰陽并其色香烟嵐如可遊覽非但濃枝疏影危嶂奇峯而已所以傳聖賢之心發道德之蘊而孔曾思孟之神至今如在乃晚近多有新說欲張幟於程朱之外然實有悟入發前人所未發者百不得一其餘率漢唐人已具之舊解宋儒吐棄之唾餘耳予惡夫道聽塗說輒拾殘瀋以相炫鬻又慮夫後生佔畢蛀蝕故紙堆中不能一有心得且罔識近說所由來也閒取什百之一二參諸古註以明朱註之理而後儒精到之言可與朱註相參者亦偶附焉至性道仁義之理乃聖學之命脈洛閩所以遠

紹鄒魯續不傳之緒者實尋原於此此又畫家形外寫心之祕妙也然而源合流分異條同貫世儒隨文求通詎免歧塗亡羊之誚故僭爲會其旨趣詒之來者如彼一葦以俟問津

濂關三書自序

濂溪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四十章橫渠西銘一篇皆朱子手所註釋表章於世者也蓋朱子於此二書旣爲之註復詳爲之說闡發不遺餘力尊之與語孟五經等而性理大全所按輯凡後儒探微抉幽以暢其意旨之未盡者亦幾釐然備矣後學或且病之曰擇焉弗精語焉弗詳也夫謂其弗精則紫陽微言具在於是謂其弗詳則一言而千百其辭尙何以加焉乃猶不足厭賢哲之心而驟而讀之亦有難得其端緒之所在者言未循其序而理未衷於一也夫言多而擇之無術雖微詞渺義尙汨沒

于繁雜紛蹟之中矧新安未定之言諸賢未醇之論如涇渭同流而丹黝雜陳能無惘惘哉予嘗從事於此思爲訂正乃爲二法例之一曰以傳從經說之發明大文者卽以大文爲序次使條分縷析皆按次而列一曰以疏通註意之發明註義者卽以註義爲標準使經直緯橫皆從一而定若作室然彼始其事者堂構垣墉棟梁榱桷楹礎階砌旣無一不具然取多用宏或未暇細爲經理吾欲去其龐雜奠其机隍無俟另闢門庭而改作之第于位置未善者爲之調方向通戶牖界牆垣觀者自覺爽然一新予於是書志此物也若夫悟太極無極之妙念乾父坤母之原體仁義中正之實求踐形惟肖之旨心研力追有非言詮所可概者予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將伯之呼所望於二三同志何如哉

正蒙初義自序

予家世讀書未嘗就外傳幼時從家君授讀繼從先大父館於外先大父爲學非聖之書不讀歲九經性理誦必周年八十餘猶強記不忘諸從遊問典故必舉某經篇目分割辭義示之或取先儒之說相發明予讀四子書成誦卽授孝經繼以太極通書西銘繼以正蒙曰註疏僅詮聖人之言濂洛關閩所以傳聖人之意也實裨身心學不可後然予苦正蒙難讀且以少註說爲憾偶得一家言皆質問大略置篋中藏之書不可得者必備錄成帙如是者積之久乙酉鄉薦後游歷四方獲與十五國賢士遊輒時時以此爲志蓋閱二十餘載一再易橐而後敢彙而次之當其曉披夜誦朝信暮疑舊說之存者十五六而已其直空舊說自出心悟者亦往往而有也先是同邑宋子銳臣晉州

趙子彤元皆嘗有志於是互相往復者歲餘辛丑春謬叨南宮
攜所業於京邸同年生蜚英陳君見而嗜之攜之去次第手寫
成冊隻字片語皆惜若拱璧然予曰是書稗諸家成言頗踴訓
詁餘習聊備初學之一義耳方欲芟其蕪冗祛其歧二以易今
稟君何嗜之篤乎陳君曰說書欲瑩白如話此帙詳明曉暢人
人如意所欲出況橫渠得自苦思力索之餘方晦澀是懼何必
若郭象註莊又以聲牙詰屈與橫渠較奇耶精理久蝕請就我
錄本速成之何如予曰諾哉遂與家弟膺如寧文慎加覆校大
義則決之家君三閱月而告竣旣爲臆說十有七條總其綱要
復識所由於書首以歸陳君是正焉

皇極經世全書解自序

宋史道學傳首列周程張邵朱六子百世同稱大儒今太極通

書及程朱之學絃誦徧寓內已而橫渠康節之言獨苦其艱深
玄奧類不敢涉其藩籬夫二子於前聖未闢之奧憑其妙悟神
契淵然獨造窈微今人幸生二子之後反畏險疑阻不能循塗
以窺牖自棄何亟耶余資性最爲駑下惟不敢自欺之心則終
始不渝少壯時嘗有志正蒙一書悉心研玩者二十餘年始知
太虛有三層之義而太和神化一以貫之覺諸家詮註言之不
得其意者什七八焉時亦有志康節之書力未能兼營也逮後
碌碌簿書閣廢者幾三十年每心焉愧之邇以農田餘晷取而
卒業蓋嚮者所見僅西山指要未得其全嗣得粵洲黃氏之註
稱係本書全文而又不無自爲增芟且於先天各圖芟而不錄
按先儒謂元會運世聲音唱和諸篇如易之上下經觀物十二
篇之文如易之繫辭若有說無圖則所說皆爲何事更有謂元

會運世非邵子精義所存而概乙之者蓋本不能知而大言以欺世也至內外篇挾先天不傳之祕雖伊川亦有所未及而諸家之隨文疏解言之不得其意者又何譏焉余不揣固陋取粵洲所得本書冠以西山纂錄各圖并考別本全書以復其始又分別粵洲聲音圖中所附卦體以還其真而於內外篇再四研玩卽以邵子之自解者解之始知著書之名卽著書之意謬以所見爲內外臆說各一篇亦覺先生之意距今幾七百年猶遙遙可會也蓋自五星聚奎而六大儒之學各詣殊絕亦如天光分耀無嫌軌度各別橫渠不必同於周程康節又不必同於橫渠故其理兼乎數大易之傳爲能獨得其宗史稱先生智慮過人遇事能前知者特其學之一端爾嗚呼邵子內聖外王之學其於天地萬物之理究極蘊奧古今治亂興廢之由洞如指掌

世但知其數學之一端以致穿鑿支離而不得其意者率由於
此余之追求初義於正蒙之後蓋亦有不得已焉者哉

韻學自序

天子移風易俗無遠弗届以閩粵鄉音駛屈令守土官多方訓
迪定以年限然則審聲韻以一方言固司牧責哉予謂欲辨音
律宜識韻首韻天籟也天籟自然者也韻首黃鐘也黃鐘爲宮
宮音喉萬事根本黃鐘故韻必自喉始宮音正一韻之音無不
正一韻正則各韻之音視此而五方不齊之音無不截然各正
顧世之言韻者或薄等音爲渺義言等韻者又不知卽律韻爲
等差閒有律韻之次以等韻者復不知部首之非韻首於是執
東冬等字欲分唇齒試問此一字爲唇爲齒亦能概全部之字
而唇之齒之乎又有合相次數部欲類宮商試問此數部或宮

或商亦能概各具之音而一宮宮之一商商之平言韻者且家
殊人異舛謬孔多何惑乎生而習焉者之囿於其方哉故律韻
必貫以見溪羣疑之等次而後如繩約珠等韻必識其光官公
昆之韻首而後如綱挈網每部各等其韻每韻各見其首則此
韻中或一音或兼音或三四音合者無不可實而按矣其韻之
或爲宮或爲商或爲宮羽徵角合者無不可縷而析矣吾之所
據旣確則了然於心了然於口舉世之謬執私說妄誹古音而
屑屑然聚訟於切韻操戈於韻補者無不可讞其得失而靜其
浮囂無他歸於自然爾矣閒就時傳韻書求其權輿若恍然有
一得焉蓋於分部歸併姑仍平水而詳繹法言之遺欲使今韻
得自然之脈絡於通轉叶音斷歸才老而盡詘異喙之鳴欲使
古韻得自然之意理於五音十三字首取馬氏以通之百有六

部參新安直圖以譜其三十二母欲使字之清濁音之發收得自然之經緯而要以天籟定人聲以黃鐘之宮長眾響則衝口而出胥歸風雅卽五方之言原合正韻者豈少乎哉夫今人讀古人書而但因循依傍逐影附聲焉能實有心悟予此書蓋亦前賢所未及者願與海內名流證其是非藉以俾此邦人士化馱屈而歸大雅是則司牧之志也夫

權衡一書自序

昔人有作書曰論衡又有曰權書衡論者予初甚悅之及讀其書猶惜其一家私言非能有以盡事理之變而亦未探其本也夫人生事物之來紛投沓至目有時不及瞬心有時不及謀倘未能酌輕劑重一一稱平而出之則失之累黍謬以鈞石近或集譽於乃躬遠且貽災於民世經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傳曰天

下之事猶持衡此聖賢之學所必以稱物平施爲至也予以爲
天下古今之故萬有不齊理則一而已然不極萬事之蹟無以
觀理不參伍錯綜於古今之變無以揆事事與理在髣髴影響
之間亦何以使輕重不爽而銖兩之悉稱哉按記稱屬辭比事
春秋之教而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者亦必曰春秋然則聖人
與權持衡之書固莫善於手所筆削之春秋乎嗣是代有史人
有作上之遺言往行美不勝撙次而野錄稗官義可兼採至於
時勢所值淺深異趣人有不必盡醇事有不必皆馴而博觀約
取舍短用長則舉古今來所爲析難明之理應難處之事燭難
察之幾發未聞之論者無一不見春秋之大義而事理之權衡
亦於是乎略備焉予嘗檢笥中所有擇其有關事理之實足資
識守而裨身心者托始於麟經之文而旁通乎古今之故以爲